

B3X41/13

8

南丁著

在海上

在 海 上
南 丁 著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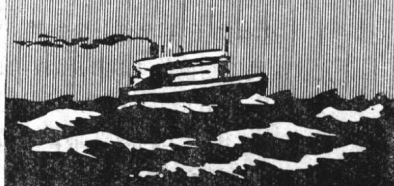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787×1092 1/32 4 3/16 印张 77,000字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 定价(6)0.34元



在海上

南 丁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BBX411/13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共收有七个短篇，它描写了农民积极卖余粮的心愿，民工們搶修大堤的忘我精神，丰富多采的單人宿舍的业余生活，青年女工为提高产品质量所作的斗争，积极负责、热心羣众文化工作的图书馆管理員，一个年青的測量队員的英雄事迹；最后一篇刻划了一个日本战争罪犯的妻子的忏悔心情。

封面設計：韓 琳

目 次

回村的路上	7
这一天夜晚	16
單人宿舍第十八号	28
檢驗工叶英	45
圖書館管理員	80
三門夜話	102
在海上	117

回村的路上

在区委开完了重点的負責人汇报會議时，日头已挂在西边。我看了看表是四点整。我住的那村子离区上有二十里，冬天天短，赶到家怕早已黑了，我加快脚步走着。忽然，后面黏黏糊糊来了輛大車，我正要讓路，听得后面一声喊：

“老何！”

回头一看，原来是李明善，这是我住的那村子上数得着的互助組長。他黑胡子里已長出了不少白須，叫风吹得飄飄洒洒的，头上包着头巾，腰帶扎得梆紧，精神抖擻地坐在車上。我想：他来这干啥？还没来得及答应，他就說：

“是回去不是？来，上来吧！”

我在車上坐好了后就問他：

“李大爷，干啥来啦？”

李明善回头看了看我，那眼色好象是說：問的奇怪。可是他嘴上却說：

“到合作社卖粮食来啦。不多，一千斤麦、五百斤豆、五百斤高粱。”

我一听到这，可高兴了，連說：

“好嘛，好嘛，李大爺帶了頭了！”接着我問起這兩天村子里的情況。

他說：“大家都懂得賣糧食是為國家，也為自己，還能有啥說。可也有難整的，五個指頭還不一樣齊嘛，我看那也是早通、晚通吧，懂得理，腦筋開了竅就好辦了，……”他索性坐在左車幫上，和我面對面地談開了，讓牲口拉着車自在地走着。

他簡單地說了村子里的情況後，又說到他自己。他說：

“賣這點糧食真不容易呢。我自己，你知道我，老何，沒啥，打頭我就走的毛主席的路綫，領導互助組干得可歡。這一回學過總路綫勁頭就更大了，眼睛忽的亮了很多，知道往哪里走，啥事還不好辦？毛主席的話我是一通百通，可就是俺那屋里人難打通。我這人雖是心里透亮，嘴可笨，有理說不出，唉，听了十成頂多能說出三四成。有時和她說說，偏偏她好認個死理。兩次不通，我就別開了，心說，和你好說不行，這個家我就當着了，看你怎的！……”

這時，拉套的騾却站住吃起路邊的草來，架轅的牛也跟着停住，李明善用鞭杆搗了搗牛屁股，又着實的抽了騾一鞭子，“得，得”兩聲，車又走動了。他接着說：

“我把這想頭和村主席一說，嘿，他別的沒說，批評了我一頓，說我太急躁，太不耐心，得好好打通家里的思想。——打通思想，我咋去打通思想呢？我又不是沒打，打了呀，還是不通，有啥法。我正在發愁，你猜咋？老何，”說到這里他頓了頓，還沒等我猜就又說：

“嘿，俺那閨女玉蘭回門子來了，她婆家就是這徐寨的，”

他用手指了指我們才离开三里多地的区委所在地。“今年秋天才出門子。我寻思这闺女一不逢年、二不过节的，不好好在家生产，好生生的回門子来干啥，莫非跟公婆丈夫鬧架生气了？可俺家玉蘭不是那人，来时也是笑咪咪的，沒一点生气的样。她娘問她，她說：‘哈！娘家嘛，不是想啥时回来就回来了。’这闺女原来是来动员卖余粮的。她可也机灵，知道我是个互助組的头，思想比她娘进步些，就先来問我：‘爹，亏你还是互助組長呢，为啥粮食搁在家里不卖？’我說：‘不能怪我，那都怪你娘……’我还没把她娘不愿卖粮的事說完，她就打岔說：‘爹，你說娘的勁別在哪块？’我說：‘自私自利，光顧个人唄。’她說：‘你就光会拿大帽子压人，我看你准是沒把道理給俺娘講透。我去动员动员，娘保准卖。’我說：‘就数你能，你家卖了嗎？’她一翻眼：‘嘿，那头不卖，我就来这了？’你看俺闺女那勁吧。……”

車該往南拐了，李明善停住了話头，“啃”了一声，又接着說：

“她可就是能，一夜就打通了她娘的思想。今天一早，我是連卖粮食帶送闺女到寨上来的。”停了会，他又說：

“老何，你看这如今的闺女，……”看来，他是很难說出心里的感慨来的，搖了搖頭：

“也难怪，人家是团员，又是宣傳員嘛。”

这时，忽听得后面一声清脆的叫喊：“赶車的！”李明善和我一齐回过头，一看是个姑娘，穿件大紅襖，正向我們跑来。李明善迟疑了一下，可是仍讓車慢慢走着。他向我說：

“老何，你看这闺女沒老沒少的，准定是想搭車，咱逗逗她。”

我看着远远跑来的那姑娘，未置可否的笑了笑。

那姑娘又喊了声：“赶車的！”因为近了，就显得比先前更为响亮。大車依旧不紧不慢地走着，李明善沒答理这女孩子的叫喊。那姑娘终于赶过了大車，往路当中一站，擋住了車的去路。李明善只得把車停下。姑娘的胸部累得一起一伏，呼吸吸的，半生着气質問李明善說：

“你这老头，耳朵聾了，叫你沒听见？”說时还朝我看了一眼。

李明善看着姑娘这样，实在想笑，可他装着一本正經地說：

“不中听的話，我就听不見。我这一大把胡子了，什么赶車的赶車的，这会又叫我老头，你这闺女也太沒老沒少了！”

姑娘一听，笑了，連忙說：

“噢，这倒是我的錯誤了，我承認錯誤。可也不能怪人家呀，离这么远，誰能看見你長胡子沒有，叫錯了不就鬧笑話了？这会是我的不对，不該叫你老头，那是气話，大爷。”

李明善看姑娘这么爽利，就忍不住笑呵呵地說：

“对了嘛，这才是个好闺女。”

那姑娘走近了車轅問：

“大爷，这車是往哪的？过胡坡不过？”

李明善說：

“往小李庄，到岔路口你下車，二里地就到胡坡了。上来吧，上来吧，好闺女。”

那姑娘爬上了車，挨着李明善坐下，喘了一口氣，用手理了理披散下來的頭髮，額頭上冒着汗。她看着我說：

“你看這個大爺，原來是愛叫人奉承他！”然後又轉過去對李明善說：

“大爺，你有這個脾性不要緊，可叫我累的不輕。”說得我們都大笑起來。

我仔細地端詳了一下這姑娘，剪髮頭，額頭稍高，眼睛睜巴睜巴直閃亮，薄薄的嘴唇，圓圓的臉，皮子黑里透紅；上身穿着大花紅襖，下面穿着碎花綠棉褲，腳上是八成新的黑棉鞋。我想這姑娘大半和李明善的閨女玉蘭是一個類型的人物，而且也可能是回娘家動員賣余糧什么的吧。李明善想的和我一樣，却問了出來：

“你到胡坡干啥，是回門子的吧？”

姑娘又好氣又好笑地說：

“看你这老头，人家还没有出門子呢，就回門子了？”

李明善听她又叫自己老头，就说：

“又叫老头了，叫老头你就别搭我的車。”

姑娘看着李明善这个样，笑得直不起腰来，連說：

“不敢說了，不敢說了！大爺，可你不要說叫我生氣的話，我一生氣就叫。”

姑娘一上車，這車上就好象不是添了一個人，而是添了一群人似的，顯得熱鬧多了。我們本來談得高興，她一來就更加高興了，特別是李明善，我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愛這個姑娘，他逗着她說：

“你一个大闺女家，不好好在家侍候爹娘，照顧小弟弟小妹妹，燒鍋做飯，做針綫活，出来瞎跑个什么？”

姑娘把头发一甩，說：

“嘿，你这一說，我又該生气了。你說得倒好，瞎跑？人家在县上沒明沒夜的开了几天宣傳員代表会，你倒說人家瞎跑。噯，这可是大事，比燒鍋做飯重要得多。”

李明善向我看了一眼，好象是說：“你看，又是个宣傳員。”然后，他就仔細地打量着这个姑娘，我約摸着他是从这姑娘身上看出了和自己闺女玉蘭一样的一点东西来了，他老是盯着她看，姑娘給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說：

“看什么？还不是一个鼻子兩只眼睛。”

李明善把眼睛移开看着我說：

“把开会的事講講吧。”

姑娘望着他的項背說：

“大爷，我一講，你一准愛听，可我得先問問你，你参加互助組沒有？”

李明善說：

“是个互助組的領头的。”

姑娘說：

“嘿！那好，大爷，你算走了正道了，往社会主义走，你算开了个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啥样，你知道不知道？”她好象想用手比划，可实在难以比划得出来，又看李明善是背对着自己的，她就又把抬起的手放下，想了想，說：

“那生活簡直美透了，县上的图片展覽你沒看到，真可惜！

你要是看到，你就知道了，比咱現在这生活好十倍也不止。耕地也不用破犁子老牛了，收麦、打場全都用机器。嘿！到那时，我也不用坐你这老牛車了，咯登咯登半天还没到，小汽車嘟嘟的一声可就到家了。……”

李明善和我都快活地笑起来。姑娘接着說：

“笑什么？这还能是假的？可是，大爷，想到那一天也不容易，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領導，还得工人、农民加勁干。就比如說，用机器犁地收麦，机器打哪来的？得工人造。工人怎么能造这些机器？餓着肚子行不行？我們就得多打粮食，把多余的卖給国家，支援工业。要是咱們能多打粮食供給他們，到社会主义就快了。”

她講到这里，停了停，接着又說：

“粮食得卖給国家，要是卖給私商，那工人和缺粮的庄稼人就要挨剝削，該吃亏了。噯，大爷，你卖了沒有？”

李明善說：

“嘿，这还用說。”

姑娘更高兴了：

“我說嘛，互助組長嘛，还有不帶头的。”又朝我点头笑了笑。

李明善实在是爱上了这姑娘，象爱自己的閨女玉蘭一样。他看快到岔路口了，禁不住問：

“好閨女，你姓啥？”

姑娘笑了笑說：

“我姓宜。”

李明善又認真地問：

“叫啥？”

“宣傳員。”

這時，李明善才知道這閨女又和自己開玩笑來了。便也高兴地笑着說：

“哈，你這閨女真淘氣！”

那姑娘說：

“好，說正經的，我叫胡秀英，俺爹叫胡大海。”

李明善手摸胡子說：

“嘿，我說呢，我說呢。”

這個胡大海我也是知道的，是胡坡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縣上有名的勞動模範，這次他們社里賣給國家三萬斤糧食。這會，李明善一定是又想起了：怪不得這閨女恁進步，人家勞模的閨女嘛。

到了岔路口，沒等停車，胡秀英一跳就下了車，說：

“走快點吧，大爷。”又向我看了一眼說：

“再見吧，同志，沒事到咱村來玩。”走不幾步，她又回頭喊着：

“趕車的，老头，趕快點吧，眼看天就黑了。”說完，就象百靈鳥般地笑着，飛奔而去。

李明善“哦，哦”了兩聲，把車真的趕快了些，說：

“老何，你看這如今的閨女，……”他搖了搖頭，我知道，他這搖頭是表示了無限的贊嘆。

西天還剩下大半個火紅火紅的太陽，和一抹紅霞。小李

庄已可看到了。我們有好長一段時間沒再說一句話，好象都在默默地傾听着這時代的前進的腳步聲似的。

李明善猛地“啪”的一聲，把鞭子抽得山響，樹上的一只烏鴉給吓得飛了起來。牲口小跑着，我回過頭往後面看去，那胡秀英好象一團火在大地上滾着似的，一會就隱沒在一片屋舍里，那大半就是胡坡。

1953年12月。開封。